

後漢書集解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留孫種宋均族子意

後漢書四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

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應

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

諸田徙園陵者多故曰次第爲氏

集解沈欽韓曰通志氏族略引

風俗通第八氏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爲第八門田氏王莽時有講學大夫第八嬌

倫少介然有義行王

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迺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

厲其眾引強持滿弓拒之

引強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

銅馬赤眉之屬

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束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

此賢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石作碩

倫始曰營長詣郡尹鮮于裒

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

食采於朝鮮因氏焉

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裒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平原郡故

城在今齊州

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

視阿縣西倫上堂令妻子出

相對以屬託焉倫後爲鄉耆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己

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

集解惠棟曰袁紀作王伯

春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

糞除猶掃除也

陌上號爲道

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開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

於京兆尹閻興興卽召倫爲主簿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褒爲謁者從車駕至長安言倫于興復出

爲郡吏也

時長安鑄錢多姦巧迺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記曰時長

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集解

先謙曰官本注軌作輕引劉攽曰注姦輕所集案姦輕無理當是軌字

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

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

爾說將尙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帶不

得舉將謂州將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至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王應麟云漢詔令人主自觀

其文猶近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

書之典誥也

補淮陽國醫工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

盡但假印倫請于王王賜之綬百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

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曰政事倫因此酬對政

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勞婦

公不過從兄飯集解先謙曰御覽四百二十五寧有之邪倫對曰

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華嶠書曰上復曰

遺母一箚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箚探口中餅信帝大笑倫出

有詔曰爲扶夷長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時吳郡沈豐爲郡主簿倫母老不能之官

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泣豐迎母至廣陵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

神令子孫對母飲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棒裁

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集解在文臺曰北堂書鈔七

清靜不煩妻子自爲炊爨俸祿常取赤米沈欽韓曰董昆字文通
餘姚人清約守貧茹菜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
舉察孝廉爲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曰牛祭神百姓財產曰
天下之最也

之困置其自食牛肉而不已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

將莫敢禁偷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集解先謙曰官本無頗字

考證云一本初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曰安永
字下有頗字

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嗷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

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眾知復追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

民心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
如此

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

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躬與奴共

發棘田種麥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顯拔鄉

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曰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大司農玄賀宕渠人益部耆舊傳云賀字文和州辟爲從事舉姦摘伏口人無怨東觀記云賀爲九江太守行縣賈持乾糶但就溫湯而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

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曰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

簡其豐贖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曰處曹任於是爭賅抑

絕以財相貨曰賅音其又反又音求集解惠棟曰說文云賅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古文尙書呂刑云惟貨惟求馬融云

有求請賅也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曰爲知人視事七

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漢中趙瑤自扶風太守徙

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伯魚自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矣蓋漢世以爲美談帝曰明德太后故

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

之倫曰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

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狷狂狷也集解周壽昌曰案狂與狷是兩等人不能訓狷爲狂狷也范冉

傳以狷急不能從俗陰興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尚書洪範之言集解惠棟曰鄭元尚書注云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傳曰大夫無境外之

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東帛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

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

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

戚曰譬猶論也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爲戴盆

何以望天也臣嘗刻著五戚書諸紳帶刻著五戚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論語曰子張書

也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曰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曰布三千匹城門

校尉防曰錢二百萬私贖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

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胤用羊三百頭米四

百斛肉五千斤臣愚曰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曰不聞集解先謙曰以不聞

疑作不以疑作不以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曰安之集解先謙曰宜臣今言

聞而誤制

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纒同及馬防爲車騎將軍

當出征西羌

集解惠棟曰建初三年

倫又上疏曰臣愚曰爲貴戚可封侯曰

富之不當職事曰任之何者繩曰法則傷恩私曰親則違憲伏聞

馬防今當西征臣曰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

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爲作以

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

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

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曰爲從事集解

惠棟曰篤傳從擊西羌戰沒于射姑山則篤實死事倫言爲不譽矣

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

曰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

望物望也集解蘇荀有與曰事望猶名實

所懷敢不自聞

集解蘇與曰自疑以之誤

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

峭峻也

然常疾

俗吏苛刻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倫常以中興以來二主好吏化俗尙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寬和云化乃治字也及

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曰勸成風德曰

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

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

體晏晏之

姿曰寬弘臨下

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集解惠棟曰梅賾尚書云欽明文思安安漢時皆

作晏晏思讀爲塞者讀思長言之讀塞短言之也

出入四年前歲

晏與安古字通魏受禪表亦云欽明文塞晏晏

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

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集解

先謙曰官本注被作滅是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

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集解

曰袁宏紀此下有臣聞爲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光武承王莽之餘頗曰嚴猛爲政後代

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曰應

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曰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

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曰爲能違

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也集

解惠棟曰應劭漢自儀云丞相故事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盡實嚴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

曹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務進仁賢目任時政不過數人則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宜當作並

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曰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曰苛

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

尙然何曰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曰身教者從曰

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曰

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曰觀察

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曰明

在寬臣愚不足採集解王會汾曰案臣愚不足採下當有脫句及諸馬得罪歸國而實

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曰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

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

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爲論也今

承百王之敝人尙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實

憲椒房之親

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

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

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

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

門眾煦飄山聚蚊成雷

前書中山靖王之語集解先謙曰前書作漂山注語官本作言

蓋驕佚所從

生也三輔論議者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議論

至云曰貴戚廢錮當復曰貴戚浣

濯之猶解醒當曰酒也

病酒曰醜

誠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

蒼頡篇曰波佞

也諸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

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

所願也

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一所字先謙曰據放說所見本此臣二字蓋作是

倫奉公

盡節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每上封事自作草不復示掾吏

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

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

文采在位曰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

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

聞集解蘇與曰胡廣追表袁彭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見袁安傳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寬

博也亦曰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

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

病一夜十往集解劉放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退而安寢吾

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曰老病

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曰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

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

集解劉放曰倫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字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

之爲太子廢也樊豐等語之廢爲濟陰王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

闕固爭帝卽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洪錄注曰頡字子陵爲

第爲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

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

禮餉頡終不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頡永建中卒

論曰第五倫峭嚴爲方

峭嚴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非夫愷悌之士韓曰倫之

赤米布被非以愷諸人也以律身也律人則刻律省其奏議惇惇

身何傷攀車上書去思

如是非愷悌君子孰能之

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曰弦章爲

歸諸寬厚

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

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

儉不偏下

禮記曰管仲饒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

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

則未可曰中和言也

則未可曰中和言也

種字與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曰司徒掾清詔使冀

州廉察災害

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大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掾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

廉察也集解惠棟曰衛宏漢舊儀云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

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

其以清詔使案問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皆特自奏事

各以所職劫中二千石以下洪頤煊曰范滂傳舉孝廉光祿四行

時冀州飢荒盜賊並起舉奏刺史二千石曰下所刑免甚眾棄官

以滂爲清詔使廉察之

奔走者數十人還曰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

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稽勸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

不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夫曰能換爲衛相周後衛公也集

解王補曰前書薛宣傳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遷兗州刺史中常

侍單超兄子匡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楊秉爲濟陰太守負執貪

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

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曰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

論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四十餘人集解先謙曰

親吏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曰劾超匡窘迫

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

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

國安寧忘戰日久集解惠棟曰司馬法云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

今雖有精兵難已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

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

又臧旻訟種書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

無忌此說妄也案考異謂單超已死與種事不相當容可致疑然

亦止據揚乘傳爲河南尹事以至齟齬或秉傳之誤若單超陷種

其事炤灼不應矛盾至衛羽說降無忌則應有之段穎傳太山

項邪賊聚眾三萬人皇甫規傳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

討之未服方術傳趙彥爲宗資陳孤虛之法宜發五陽郡兵則其

徒黨熾盛積爲巨寇羽雖說降三千餘人未盡消滅時宜官恣雖

以喜怒爲功罪無妨外方上降內已定劾如此等事儕輩不少攷

異譏范之妄單超積懷忿恨遂目事陷種集解沈欽韓曰考異云

未免冤抑在二年秋案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

徵拜河南尹坐單超已死案超傳以三年卒其在雲死前後尚不

能定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
袁紀似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稽怒已待之初種
爲衛相已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
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集解惠棟曰鄭志載答甄子然

之友惜逸其名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問以揚烈士之心與豆三斛沈欽韓曰劉知幾訛爲甄守然

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

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

旨還將旨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

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集解惠棟曰遷徒有送吏猶今之解徒也因下馬與

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

年徐州從事臧昊上書訟之曰集解先謙曰官本昊作曼是魏志臧洪傳洪父曼以徐州從事辟司

徒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

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故進計布許之乃脫鉗布衣禍並其家僮之

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

言之高祖赦之後爲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孔子曰昔者管仲

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爲

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此二臣

曰可死而不死者

集解先謙曰曰可死當爲可曰死

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

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鈞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

信音申

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

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

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

苴之嫌

苞苴饋遺也

步廟堂無擇言之闕

口無可擇之言也

天性疾惡公方不

曲故論者說清高曰種爲上序直士曰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

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曰盜賊公負筋力未就

秦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集

解蘇輿曰漢世課吏牧守令長界內盜賊不收捕有負建武十六

年詔弛其令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蓋未幾卽復舊制陳忠傳長

吏防禦不前皆欲采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度尙傳尙爲荊州刺

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是也

公負猶今言公罪蓋有他績則負可除耳

舉至徵徙非有大惡昔

虞舜事親大杖則走

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

故種逃亡苟全性命莫有朱家

之路曰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

恨會赦出卒於家

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種子巡字文休辟太尉掾與杜陵金敞韋端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

休

鍾離意

集解惠棟曰世本云鍾離與索同祖其後因封為姓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

督郵

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汝南黃黨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郡督郵時郡中大疫黃君轉署意中郡督郵會稽典錄云郡署

意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飢常以稍米粟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半頃長大訟掾史

議皆曰烈孫男兒遭飢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

意獨曰常身為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合券取其田

懷奸挾私貪利忘義烈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也請

常田俾烈妻子於是眾議無以奪意之理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

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合補吏檄到史掾以禮發

遣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集解先謙曰御覽二百五十府下

記案考之

記文符也

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

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太守黃君大怒驛

後漢書四十一

九

馬召意也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

曰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

內且闡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曰縣事建武十四年

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

謂經營濟給之集解蘇輿曰既云身自不必再言親恤矣隱親猶

恤愛謂撫恤而慰愛之也釋名親灑也灑言相隱親也蒼頡

篇親愛也近也一切經音義觀至所部多蒙全濟集解惠棟曰意

也近也集解隱親與隱觀同義所部多蒙全濟別傳云意露車

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為民禱祭召錄醫師

百人合和草藥恐醫小子或不良毒藥齊賊害民命先自吞嘗先

後施行其所臨戶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日府君自出行災皆舉

百姓攀車涕泣日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孝廉再遷集解惠棟曰意別傳太守賈翔召意署功曹又揚州刺

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何辟大司徒侯霸府集解惠棟曰意

別傳云署

議曹掾 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

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集解惠棟曰意別

傳云意使令出見

錢爲徒作禰跨各有升數令對曰被詔書不敢妄出錢意
曰使者奉詔命甯私行耶出錢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之意亦具

曰聞光武得奏曰見霸集解顧炎武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惠棟曰意別傳云光武皇

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使掾史何乃仁恕爲國用心乎如此
則范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先謙曰此文見上有目字與

別傳義殊當從顧說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

桎梏在手曰桎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曰病免後除

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集解惠棟曰意別傳意遷東平瑕丘令

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謂之曰令昔破三軍之眾不用尺兵

當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謀爲之耳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因

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

赤至寺門吹氣大言言無上下意救直能爲子屈者自縛謝令不

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當縛暴虎不用尺繩汝

自視何如虎自縛耶敕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史陳

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爲善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
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曰刃
殘人有道之君曰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集解惠棟曰別傳所

載與此異曰意為取正令立春遣尸曹史檳建賈青幘幡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於家還白意言受他日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以不受青幘幡者已自有也意還召建問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出因轉署主記史假遣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大士眾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既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得無有不信於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幘幡意語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長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進藥建遂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集解郡國志屬廣陵郡質帝紀廣陵賊張嬰等反攻殺堂邑縣人防廣長李注縣屬廣陵郡今揚州六合縣也而此注失之

為父報讐集解惠棟曰袁宏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紀廣遺腹子也

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

遣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目狀問廣竟得曰減

死論集解汪文臺曰書鈔引續漢書云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

趾太守張恢坐減千金徵還伏法曰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

賜羣臣意得珠璣集解惠棟曰意別傳云交趾刺史張惺居官貪亂珠璣寶玩乃有石數也悉曰委地

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

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

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

言集解惠棟曰尸子云孔子至于勝母莫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案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故也此臧穢之實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

曰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曰爲從

禽廢政

集解惠棟曰易象傳云卽鹿无虞以從禽也

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

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

陛下曰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

無大潤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曰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

夫昌邪

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山林之社以六事自責集解王補曰王應麟云六事自

責本於荀子案見荀子大略篇章懷獨於此傳及別舉傳注俱引帝王紀故厚齋正其失袁宏紀此下有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

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是宮室營政不節

之類也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詩曰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

宜且罷止曰應天心臣意曰匹

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

愚竊征營皇當萬死

征營不自安也集解惠棟曰韓非子云嘉厚純整殺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竊之民也官

本考證云帝策詔報曰

集解通鑑胡注策湯引六事咎在一人

征當作征惠棟曰呂覽九月紀云湯克夏而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其冠

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

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

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今

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

時澍雨焉

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

時詔賜降胡子縑尙書案事誤曰

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

失常人所容若目懈慢爲愆則臣位大舉重郎位小舉輕咎皆在

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集解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格榜牀也注以爲拘執失之帝意

解使復冠而貰郎集解惠棟曰意別傳意爲尙書僕射其年匈奴羌胡歸義詔賜縑三百匹尙書侍郎廣陵督鄧

受詔誤以爲三千匹賜匈奴詔大怒鞭鄧欲死意獨排省闕入諫

日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

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鄧賞誤發雷電之威海內遐邇謂陛下

貴徵財而賤人命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鄧錯合大義悲損怒

消貰鄧敕大官賜酒藥詔謂意曰帝性褊察好目耳目隱發爲明

非鍾離尙書朕幾降威於此郎隱者人君耳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

目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胡注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

臣尙書曰下至見提拽集解通鑑胡注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反擲物以擊之也曳拖也引也錢

大昭曰申屠剛傳尙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
虞延傳建武二十年東巡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
使捷侍御史此皆光武時事東都初制嚴切如此非獨明帝性褊
察也左雄傳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
非古典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然則光武所捶撲常曰事
止是尙書侍御史明帝則兼及九卿故史以褊察譏之

怒耶藥崧曰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

天子穆穆諸侯煌煌

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

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曰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

書臣下過失輒解救之會連有變異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是

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

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

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

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

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

而曰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

雍之志

爾雅曰雍雍和也

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曰致天災

百姓可曰德勝難曰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

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

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窈窕淑女曰窈窕淑女曰樂且湛又云以宴樂嘉賓之心

曰人神之心洽然

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接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應時

氣曰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曰此故不得

久留出爲魯相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

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

置八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鏡意召孔訴問此何鏡也對曰

夫子獲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喪欲以

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

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蘇其一意即召問伯果

焉集解劉放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

文明多一文字惠棟曰仲舒通春秋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

秋洞天人性命之理故見諸寶書後德陽殿成中有德陽殿集解

惠棟曰永平七年成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入引漢官典職曰百官

德陽殿周游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百官

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尙書若在此殿不立集解先謙曰

記作不得意視事五年已愛利爲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

成此殿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

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

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謂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

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世間繕治

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象鬼

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可

以除去先謙曰此注當在前爲堂邑令下誤入於此官本決作決

謂作
人多般富曰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曰急化宜

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

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杜音思漬反謂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集解

周壽昌曰方言注杜郭璞音賜集韻亦作棧謂板施於礎上柱下

者廣雅作朱云闕也機也此爲近之於臺上枕門闕不必有俎几

可枕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

尚書曰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

青繡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隨時

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

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崧官至南陽太

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也集解通鑑胡注宗均范書作宋均趙

廣宋均傳均族子意孫俱靈帝時爲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地

其上刻字因以復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

其姓皆作宗而列傳寫爲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謬

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誤也南蠻傳中敘受降事正
作謁者宗均此卽見於本書可參校者廣韻宗姓周卿宗伯之後
出南陽論衡程才篇東海宗叔犀卽此宋叔犀也張說宋璟遺愛
頌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
均與宋欽道也然則此傳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曰父任
宗均詭爲宋均自唐已然

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

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辰陽今辰州辰溪縣集解先
諫曰今辰州府辰溪縣西

其俗少學者而

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曰祖母喪去官客游潁

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尙詔使均乘傳發江夏

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前書音義曰權選精勇
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

旣至而尙已沒會伏

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隄不得前及馬

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

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曰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

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曰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
大夫受命不受

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乃矯制

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注云詐稱曰矯

調伏波司馬

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曰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

夷震怖卽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爲置

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集解惠棟曰案矯制在賊律

光武嘉其功

迎賜曰金帛令過家上冢

集解通鑑胡注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以示寵榮

也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

不得侈長

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

義之民尙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

守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袁宏紀云均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令與諸曹分休

屬縣無事百姓安業焉

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

檻爲

捕獸穿謂穿地陷之

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羆鼯在水各有所託且

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勩

張捕

集解通鑑胡注張設也設爲機穽以伺鳥獸曰張裴炎程程銘所謂奴欲張我是也王補曰風俗通作咎在貪殘居職使

然而反逐捕

非政之本也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樞穽

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

集解沈欽韓曰應劭正失云虎巖樓穴處豈能犯陽

侯凌波濤而橫厲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至

鬼方絕域之地乎愚謂物理相感容有非意然東漢風尚標榜名

浮於實簪筆尚論尤驚矜夸著作東觀則倣所先方志家乘靡成

捕影故漢魏以下諸人捐管不啻汗牛如虎渡江一事劉平劉昆

宋均皆有之率是而推蹟迹比肩凡厥佳稱後先稗販中元元年

考古之士所宜鑒別也

北魏書劉琨傳其子出郡

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

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浚道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集解洪頊煊曰郡國志浚道縣屬九江郡劉昭補注宋均傳縣有唐后二山是也注云屬廬江誤

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一呂爲公

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猶祭之有尸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一字

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

擾良民于是遂絕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取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

圭

後漢書四十一

小民不相當于是敕條巫家男女

永平元年遷東海相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

以備公姬巫叩頭伏罪乃殺之

叔庠作賦爲東海相廣召幽隱春秋會養

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十九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

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

宗曰其能七年徵拜尙書令每有駁議

集解惠棟曰蔡邕獨斷云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

若臺閣有所處正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

爲如是

下言臣愚讀異議其合于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多合上旨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未嘗不合上意均嘗刪翦疑事帝曰爲

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尙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願厲色曰蓋

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

具曰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貰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

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

若此曰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

集解沈欽韓曰扶輿蓋漢晉人常言晉山濤傳遂扶輿還洛劉寔傳遂自扶輿冒險而至皇甫謐傳扶輿就道蓋勉強扶持之意

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曰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

疾令兩騶扶之

騶養馬者亦曰騶騎

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

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

寬和不喜文法常曰爲吏能弘厚雖貪汗放縱猶無所言

集解先謙曰官

本言作善是

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

亡所由而作及在尙書恆欲叩頭爭之曰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

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曰大夏侯尙書教授

夏侯勝也

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

業顯宗時舉孝廉曰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

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

城縣西北集解錢大昕曰案阿陽縣屬漢陽郡不云侯國而上黨之陽阿爲侯國此阿陽或陽阿之誤

建初中徵爲

尙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

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留京師不遣就國意曰爲人臣有節不

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曰濟南王康

中山王馮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

留京師崇曰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集解

日卽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

後王曰叔父加曰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幣錫周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今康馮幸曰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獨除前過還所削

黜衍食宅縣衍謂流衍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集解惠棟曰白虎通云始封之君

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云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

之孫盡臣之黃山曰公羊傳周公拜手前魯拜手後曰生以養周

公死以爲周公主即所曰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

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曰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

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

室第相望久磐京邑

磐謂盤桓不去

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眾充塞

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

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曰義斷恩

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

之政義斷恩

發遣康馬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

行日取便利之時也

曰塞眾

望帝納之章和二年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爲章和元年事

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

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

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

栗謂之四極也

界曰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强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

興曰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

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

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也

享受而百姓

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曰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

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因

宜其歸附

集解王補曰官本作宜因

曰爲外扞巍巍之業無曰過此若引兵費

賦曰順南虜則坐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

北徙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詔問執金吾耿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

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

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

羣黨出入竇門負執故縱

集解先謙曰官本故作放是

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

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

漢官儀曰字伯儷也集解惠棟

曰司空宗俱碑公諱俱字伯儷南陽安眾人祖父司隸校尉父長

沙太守祭孝爲城門候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

太守少府太僕太常遂拜司空洪适云碑與史皆合惟傳誤以宗

爲宋爾俱持國乘一歲有奇雖無別傳不詳其人賢否而宦者傳

云熹平元年有人書朱雀門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

卿皆尸祿無忠言者司隸劉猛以排書直不肯急捕若俱者亦尸

祿一人之數也洪頤煊曰靈帝紀建寧四年太常宗俱爲司空

寒朗

集解通鑑考異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立惠棟曰袁紀作寒今有寒姓音件與袁紀合當從之胡注

姓譜有寒姓諸侯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後棟案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寒與韓古字通字伯奇魯國

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尙氣息

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曰尙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曰

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隄

鄉侯耿建

集解惠棟曰耿純傳宿封隄鄉侯非建也坐楚事爲朗耿阜以東光侯徙封莒鄉侯隄當作莒建當作阜朗

隄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

集解通鑑胡注鄧鯉劉建無考案袁宏紀作灌澤侯劉鯉

曲成侯賣建劉元傳元三子求歆鯉求爲襄邑侯鯉爲壽光侯求卒子巡嗣徙封灌澤侯然則灌澤侯乃劉巡非鯉也賣建亦無考

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言情恕者明心傷其寃試曰建等物色獨問忠平

物色謂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

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集解惠棟曰史炤釋文云錯倉

各切或作措疎也悞逆各切相遇也或

作悞李善云爾雅云還見也與悞同

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

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

集解先謙曰官

本乃上有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

帝字是

道故多有虛引冀曰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

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

故未敢時上

時上猶卽上也上音時掌反

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

引去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將下捶之

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

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誠冀陛

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

集解先謙曰官本過作故

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曰考一連十考十

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曰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舉禍及九族

集解惠棟曰漢律云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尙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故云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

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

集解惠棟曰許慎淮南子注云悟逆也

臣今所陳誠死無悔

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

集解沈欽韓曰此重囚不應聽其自死故主者自繫今法猶然

會赦免

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曰朗納忠先帝

拜爲易長

易今易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保定府雄縣治

歲餘遷濟陽令曰母喪去官百

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

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東平王蒼傳中亦有此語疑行字衍

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

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

尉張禹薦朗爲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左氏傳曰

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議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踊謂則足者屢集解

蘇輿曰今左氏傳博作溲

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也

說詳

本於諫

爭則絞切

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

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

行也

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知急去苛

集解先謙曰官本知作矯是

臨官曰絜匡帝曰奢

集解

惠棟曰吳械云奢詩戈切

宋均達政禁此妖崇

祭祭也禽蟲畏德子民請病人

爲之請

意明尊尊割恩藩屏

梁傳曰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

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

慄慄楚黎寒君爲命

慄慄懼也黎眾也集解惠棟曰命讀爲名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終

後漢書四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一 拔補

第五倫傳倫少介然有義行

柳從辰曰袁紀又言倫好黃老以孝行稱

王莽末盜賊起

宗族閭里爭往赴之

官本起作附柳從辰曰袁紀亦作爭往附之

詣郡守鮮于褒

錢大昭曰褒上谷人見陰興傳案陰興傳作于褒褒褒古通作也

左傳高唐令注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

今濟南府

禹城縣西南四十里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侯康曰東觀記作當何由一得見快矣

見詔書而決爲聖主耳與下文等輩笑之之言不相應案范意本謂倫自云一見光武即可決定之因已讀詔書易於取決不待再見也仍與東觀記說相合特記其頗似倫急欲得見措辭未善故改之今本東觀記固多修改但以范書證之舊本之作

快要是

有詔曰爲扶夷長注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

北今寶慶府新寧縣東北案扶同夫熊君碑扶夷爲侯相續志夫夷侯國故屬長沙則改國在後明矣前志扶夷亦本零陵

郡縣其改屬長沙當在中興之初然則倫時縣尚屬長沙非屬零陵也

數歲拜爲宕渠令注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續志宕渠屬巴

郡今綏定府渠縣東北

顯拔鄉佐元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至

賀字文和

柳從辰曰今東觀記作字

文宏从弓右公案惠下引東觀記不言賀字有異或所見本與者舊傳合

刻著五臧

注作藏依正文改官本文注皆作藏柳從辰曰徐鉉云漢書通作臧从艸後人所加

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

案在所猶所在篤本杜林人嘗居美陽爲美陽

令所收故云在所縣令事具文苑傳又篤被收在光武時其免罪後曾仕郡爲文學掾倫從數十年後追論之宜不見省

吾子有疾

吾原本譌君御覽五百十二引作吾已據正官本不誤

歲終至數千家

官本終作中

管仲錯行於召忽注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

柳從辰曰官本注此仲字作子與說苑本

文合案傳文既作管仲在子路之間亦不應一口兩稱官本蓋體今本說苑之誤

鍾離意傳意獨身自隱親集解蘇與曰至隱親與隱觀同義柳從辰曰

隱親袁紀作隱親觀形似而譌蘇說鑿矣案柳說是古隱與

稟同郭禹傳訓考量隱括彼注云隱審量括之也隱親猶言審

觀此注釋隱親之隱爲隱恤蘇氏並隱親二字說爲恤愛則皆就用心言之與身字不應

所部多蒙全濟部原譌步據意別傳意時本爲北部督

惡其名也注尸子又載其言官本注末

昔成湯遭旱注帝王紀曰官本注紀

常曰事怒耶藥崧常當作嘗各本皆失正

鹿鳴之詩注食野之萍官本萍作萃與毛詩合案萍卽萍字與萃

也亦互訓鹿鳴之萃毛傳本訓萍此卽爾雅萍俱本萍其大

者蕝之義鄭鄭楚以水中之萍非鹿所食易爲蕝蒿亦爾雅萃蕝

蒿之義然鄭義後起三家蓋仍作萍故毛傳借以通訓

出爲魯相注問此何喪也官本注

以愛利爲化注或持材木爭起趨作官本注材誤林又今本東觀

即是越功趨上不當更言赴此

人皆大悅

注作悅服

無被枕杜集解周壽昌曰

至不必有俎几可枕也

案闕爲門當中所豎直板既非

可枕之物且門爲帝夜入臺所必經非可枕之處即直宿自有常所亦不應枕當門其說室矣又廣雅釋器明云梳櫛櫛房杜

宋均傳今爲民患

官本患作害

浚道縣有唐后二山集解洪頤煊曰

至注云屬廬江誤

今廬州府合肥縣南

四十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

至

災害流亡所由而作

柳從辰曰袁紀初上好用能吏卒多暴虐

殘刻終皆戮敗均曰國家喜文法吏然文吏習爲欺諛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作也案袁紀意雖與傳略同而曰能吏曰文法吏曰文吏又曰廉吏屢易其名於說益望緣文法吏並非真能使廉吏也范以爲或廉法一語括之莫不了解固非眾漢書所及

擢拜阿陽侯相集解錢大昕曰

至

此阿陽或陽阿之誤

阿陽今平涼府靜寧

州南陽阿今澤州府鳳臺縣西北四十里

止是利其抄掠

官本止作正

會南單于竟不北徙

案南單于上書欲破北成南并爲一國未言欲還都北庭也意疏專重聽南單于北還爲

不便蓋據當時推測之辭及見其竟不北徙乃出兵耳然尋其文義語味未了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而帝寢疾

案袁宏紀以南單于上書爲章和元年事故以詔問耿秉亦屬之肅宗但據范書南匈奴傳載南單于所上

書有孝章皇帝聖思遠慮等語則袁紀之誤明矣

寒朗傳寒朗集解通鑑考異

至

寒與韓古字通

錢大昭曰寒姓前書游俠傳有陝人

寒

與三府掾屬

官本掾譌掾

上行東巡狩集解王會汾曰

至

疑行字衍

案班彪傳下載固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文法

亦同行安行也天子以四海爲家出卽日行所止曰行在所崩日大行前書高紀曰行如武紀曰行幸及元封元年行遂東巡

海上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太初三年春正月
行東巡海上本有前例王氏乃忽疑行字爲衍誤矣
晏子一言齊侯省刑注於是景公繁於刑官本注於是作于時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後漢書四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
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集解沈欽韓曰案文少一皇字彊爲皇太

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

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

二十八年就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二十八年十月就國帝曰彊廢不巳過去就有禮

故優旨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集解洪亮吉日續志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今攷

二郡祇十九縣下二字蓋衍文也錢大昕曰郡國志東海十三城
韓榆本屬琅邪實十二城魯國六城并之止十八縣而琅邪郡之
開陽臨沂卽邱繕下邳國之下邳曲陽司吾良成廣陵郡賜虎賁
之海西泰山郡之南城費皆故屬東海故云二十九縣

旄頭宮殿設鍾簣之縣擬於乘輿

虎賁旄頭鍾簣解見光武紀縣音玄

疆臨之國數

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曰疆章宣示

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

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

今兗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集解
惠棟曰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
步卽靈光殿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
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
壽賦云周行數里仰不見日故詔疆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

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疆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

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

集解錢大昭曰王五

月戊寅薨紀作

十月戊申誤 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

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爲朝

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

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

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幃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

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集解通鑑胡注

言身既天死而子孫又貽上之人憂慮也誠悲誠慙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句息政小

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旨全利之也集解通鑑胡注息子也政

故彊以為言王補曰袁宏紀此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臣無

下有如皇太后陛下深為規度男之故無男無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

諸侯之類集解周壽昌曰此注誤也漢制皇女封縣公主視列侯

諸王女封鄉亭公主視鄉亭侯疆長女此陽公主適竇勳此陽為

縣視列侯故云小國侯也餘二女無考想亦封縣公主矣東漢

無婦人封侯之事後東平王蒼五女皆封縣公主亦異數也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惟陛下加供養皇

太后數進御餐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

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發魯相所上

徹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也

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

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

津陽門每

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

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

門皆有亭 護藩王喪殊禮也錢大昕

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親喪事贈曰

曰袁宏紀馮勣也大字衍 殊禮升龍旄頭駕輅龍旂虎賁百人

解竝見光武及明帝紀集解先謙曰親官本作親 詔

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

夫人小侯皆會葬

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

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

欲厚葬曰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

好禮曰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

制曰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近之矣

將作大匠留起陵

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

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

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頊王肅嗣永元十

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爲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

呂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謙萬匹呂助國費鄧太后

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

儉爲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竝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背背或爲瘡集解

先謙曰官本背作背沈欽韓曰莊子皆滅可以休老至服練紅兄

皆子斯反亦作擗子淺反玉篇滅也此毀皆義同既祥之後而復練

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也禮記曰練衣黃

裏練絲練卽紅也練音七絹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

昆弟國相籍襄具呂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

東海王臻呂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

率禮集解惠棟曰馬融論語注克己約身也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苦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廬衰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

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集解沈欽韓曰雜記鄭注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如禮注則士服爲微輕據此詔更以土服爲重蓋詔文從晚近之宜黜黜驛石行三年喪是平時貴者反不如禮與雜記所云正相反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

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

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敞土宇

曰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祇嗣集解先謙曰官本祇作祇初平四年遣

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爲平原相祇立四十四年

薨集解錢大昭曰東海之封至建安時必有廢絕國除之事故獻帝以東海封皇子祇薨又以封皇子敦若云魏室受禪則一

國兩封必無是理蔚宗作傳但見舊史本紀有東海王祇薨之句遂誤以爲東海恭王之後殊不知建安五年之東海王祇乃是獻

帝之子見於孔融傳信而有徵也沈欽韓曰錢大昕於孔融傳言東海王祇非獻帝子然孔融有議則祇實獻帝子當云皇子誤出

東海王三字遂至兩傳乖戾至建安十七年乃封皇子爲王其時未建太子而立王皆出曹操之意祇未嘗就國則一國兩封庸何

傷乎若五年薨之南陽王馮東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曰爲崇德海王祇皆出追贈不足怪也

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

集解劉攽曰光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馮字誤天下亦無

右馮翊郡也錢大昕曰中山王馮傳封左馮翊公與此傳同皆衍文也左翊右翊蓋取嘉名非分馮翊地爲左右

十七年

郭后廢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

封沛王時禁網尙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

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

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

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

集解錢大昕曰沛爲王國之名不應更有沛侯疑字有譌

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爲僮侯

僮縣屬臨淮郡

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

集解先謙曰今泗州東北輔解惠棟曰東觀記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王自取卦具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時集明日大雨

上卽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按易卦震之蹇蟻封
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
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文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
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

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奉蕃以稱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

爲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沛王楚王之子年五

歲以上皆命帶列侯綬復送綬十
九枚爲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

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音釐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爲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

嗣集解惠棟曰正世系作丐沈欽韓曰續天文志正作平唐書世

系表及獨孤常州集靈表並作丐表云輔生釐釐生定定牛節

節生丐彼文以謚爲名衍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爲縣侯正立十
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

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

王曰仁使光祿大夫贈曰如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

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曰爲

崇德侯

楚王英曰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

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曰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

益楚國

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閩集解洪亮吉日郡國志臨淮亦無昌陽縣蓋中興時省縣謂臨淮屬陳郡錢大昕曰取慮志仍屬下邳郡屬益楚國既除之後復其舊也先謙曰取慮在今徐州府

睢寧縣

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卽

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

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

今廬江縣西也集解先謙曰今廬州府舒城縣治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

老學

集解惠棟曰漢書顏注云晚節猶言末時也洪頡煊曰襄楷傳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皇甫嵩傳初鉅鹿張角奉事

黃老道高養弟子拜跪首過劉焉傳李注典略曰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三國志烏丸傳裴注浮屠經曰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

經相出入佛經未入中土以爲浮屠齋戒祭祀也西域天竺國有

前學浮屠者皆誦黃老之言爲浮屠齋戒祭祀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

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
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
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
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
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佛王鳴盛曰袁紀息也作息心不入下有故能化通萬物六字曰佛
下有其形長大四字又云有經數千萬言以虛無爲宗苞羅精粗
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
之外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元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
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明帝感夢事見西域傳亦見
魏書釋老志唐聖教序袁紀最在前魏書釋老志謂漢哀帝元壽
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未之信
了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經不
過四十二章而已襄楷當桓帝時上封事所引天神獻女於佛李
賢注以爲出四十二章經是也今此書具存尙覺平實但就指所
言釋之漢末佛書恐不止此一也若止此一種則指安得言之
媿如此又路粹誣奏孔融謂與彌衡放言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
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如寄物紙中出則離
矣此等邪說不出佛書而何至袁宏是東晉人言佛經有千萬言
則較多於漢世矣然猶未熾盛也王巾簡栖卒於梁天監四年所
撰頭陀寺碑李善注所引經僅有雜摩經龍生經又殿脩叔華
嚴經法華經一銘佛誌程盤經瑞應經金剛般若經若經講
灌頂經不退轉法經發迹經凡十六部所引論僅有涅槃論大

智度論百法論僧初師十二法門序凡四部所引律僅有僧祇律

曇無羅議凡二部如是而已若圓覺楞嚴等之精探者猶未著也

釋老志又言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

年冬還京師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時入魏自魏有天

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

百一十九卷則其猥冗支蔓亦已甚矣至唐元英法師往遊西域

十有七年窮歷道邦得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以歸貞觀十

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宏福寺翻譯布之中夏觀禮則較之南北

朝蓋已數倍之自開元以後南能北秀迭爲廢興下迄宋元益不

勝其無矣秀水朱檢討謂太原縣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

中有北齊天保時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又謂太原傳

山行平定山中見洞口刻刻佛經林立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間

刻又房山亦有之隋人刻此三種今皆不可見然八年詔令天下

皆在魏後疑有出於一千九百十九卷之外者

死罪皆入練贖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八年上臨辟英遣郎中令奉

黃縑白紬三十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黃諸國相曰託在蕃輔過

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旨贖愆辜國相旨聞詔報曰楚王誦

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

悔吝其還贖旨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卽優婆塞也中華

僧住也桑門卽沙門集解惠棟曰塞卽釋也前書西域傳云塞王南君屬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張騫傳云西擊塞王師古云塞音先得因呂班示諸國

反西域國名卽佛經所謂釋種者釋塞聲相近

中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道士劉春熒惑楚

傳劉子產也作金龜玉鶴刻文字呂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

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

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

之帝曰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明紀賜湯沐

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

悉從得乘輜駟駟猶屏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集解先

妓當作技士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上文伎人卽是伎樂此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也持兵弩行道

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

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

弔祠贈賻如法加賜列侯印綬目諸侯禮葬於涇道中黃門占護

其妻子

占護猶守護也集解沈欽韓曰方言占猶瞻也廣雅占視也

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

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

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願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

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集解

曰論衡云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子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于法已詔有司出其有

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

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曰

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

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集解錢大昕曰當云封英子种楚侯傳寫顛倒耳五弟

皆爲列侯竝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

夫持節弔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

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

魏書卷四采長二丈

一尺皇子安車

追傳諡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

青蓋金華藻

及六子厚加贈賜種後徙封六侯

六縣名屬廬江郡集解惠棟曰前書志六安國有六縣後漢省

入廬江先謙曰

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官本六並作陸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曰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

南國

集解惠棟曰本志及宗俱碑作隰陰前書志作濕陰錢大昕曰朝陽卽東朝陽平昌卽西平昌屬蓋澤之譌續志無重邱

縣蓋後來所省前志朝陽本屬濟南不知何時改隸平原也

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爲東武城侯

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

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

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紉帛案圖書謀議

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曰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視

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

反棄解惠棟曰東朝陽卽上朝陽縣北海有平昌故此加西卽上
昌平縣當是永平以後所加後復省沈欽韓曰紀要安德今濟南
府陵縣西平昌在德平縣
東北一里續志脫此縣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

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

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

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集解先謙曰官本人民作
民人注有孝經諸侯章之

義也入字大王曰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

止宜有期度輿馬臺榭應爲科品臺榭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
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

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輿與臣雜雜臣僚僚臣僕而今奴婢廐馬皆

有千餘增無用之口曰自蠶食言如蠶之食
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

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曰巨萬巨大也大而功猶未
萬謂萬萬

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
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集

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載也案
文質之說見論語晉語云土苗謂知襄子曰今土木勝臣懼其不

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皆非所曰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

楚作章華曰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吳興姑蘇而

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

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集解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語

惠棟曰此顧夷所撰吳地記也吳訛吾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曰遠

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

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曰禮起居則儆乃敢安心自

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儆雖無所嫌然終不能改立五

十九年薨子簡王錯錯七故反集解先謙曰錯為太子時愛康

鼓吹妓女宋閔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曰劍刺殺尊國相舉

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第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

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

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

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
昱子嵩皆爲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
子阜陽侯顯爲嗣是爲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
廣弟文爲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蒼少好經

書雅有智思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蒼少有志友之質寬仁宏雅袁宏紀蒼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雅有識度

爲人美須頰要帶十圍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要帶八尺二寸

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

拜爲驃騎將軍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明帝詔云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

爲驃騎將軍

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一人今特置以優之也

集解先謙曰書鈔六十四引續漢書云辟當世名士虛己禮之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爲縣侯二

年曰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

南平

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橐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集解王會汾曰案前後書志山陽無

橐有橐臣瓚音拓此傳與注橐字傳寫俱誤應改正錢大昕曰郡國志南平陽三縣仍屬山陽沈欽韓曰鄆縣志南平陽今縣西三十里平陽店橐遠屬常山諸本皆誤當作橐通志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山陽城一統志湖陵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六十里是

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曰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

其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集解通鑑胡注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

北四里令定其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

帝每巡狩蒼嘗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

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集解通鑑胡注雒陽城第宅也

尋聞當遂校獵河內

集解通鑑胡注河內郡在雒陽

城北百二十里蒼卽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禮記月

春之月無聚大眾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

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

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尙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

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成日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成作戒是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

德雖然動不目禮非所目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

消搖仿佯弭節而旋

皆游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案節也言不盡

意馳驟也

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

旄謂注旄於竿首

詩云抑

抑威儀惟德之隅

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

直則外有廉隅

臣愚不勝憤懣伏白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

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巳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

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

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

器

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器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

凡匹

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

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

之使盡之而爲箪食與肉以與之既而輒爲公介士倒戟以禦公

徒而免之問何故

曰翳桑之餓人也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

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曰因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

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

今方域

晏然要荒無傲

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曰要服又五百里曰荒服傲備也

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

有鼻不任曰政

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

誠由愛深不忍

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

集解沈欽韓曰趙策張孟談語賈子過秦論引作鄙諺

自漢興曰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

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

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詔云東平王北上書願歸藩上將軍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今其聽焉

而不聽上將軍印

綬曰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

漢官儀將軍掾

周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

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

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

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

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集解惠棟曰莊子宜尼伏軾而

瞻望永懷寶勞我心誦及采菽曰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

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校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

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集解惠棟曰呂覽帶益三副

大倍于要腹也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

帶之集解惠棟曰史記三王世家太司馬臣去病上疏云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也十五年春行幸東平

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曰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

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以問校書郎此

比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史岑之曰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卽位尊重恩禮

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留禁

中

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

明曠然發矇

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集解惠棟曰禮記仲尼燕居云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于夫子昭然

若發矇也問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

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

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

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詩國

風也忡忡猶

思惟嘉謀

真解先謙曰官本謀作謨

曰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

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岡之遽上

疏諫曰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

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

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實固之妻也

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

分勤勤懇懇曰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

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實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

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易曰謙德

之臣愚曰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

而不墳故言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上

不欲其著明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曰致和氣

祈豐年也又曰吉凶俗數言之集解惠棟曰漢時有葬厓及園墓書皆所謂吉凶俗數見王充論衡

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

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封禩之深思

集解先謙曰然懼左右過議曰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

官本封作祖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

諮問蒼悉心曰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儒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

周行掖庭池閣乃開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

各一襲

五時衣謂春夏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

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

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瑯琊王京書曰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

集解惠棟曰辛氏三

秦記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於南宮

集解惠棟曰官本先謙曰官本

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

集解惠棟曰見哀公問

其物存其

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

皇后假紵帛巾各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紵續漢書帛字作阜

集解惠棟曰紵一作髻曹憲案說文卽緇文髻也李善云紵卽髻字張揖上林賦注云紵髻後垂于子正文引此而爲髻字案紵髻

結古及衣一篋可時奉瞻曰慰凱風寒泉之思

詩凱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

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又欲令後生子

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

者光靈遠也

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

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集解惠棟曰鍾離意別傳云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難俸顧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

席劍履復得甕中素

書云護吾履鍾離意其光武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

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霜

赤汗今親見其然也

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霜赤汗洙流緒也

頃反虜尙屯將帥

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靈

問音

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

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

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曰蒼冒涉寒露遺謁者賜貂裘

說文曰貂鼠屬大而

黃黑出丁零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屬下有也字東觀記云賜乘輿貂裘

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

實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

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

儀禮曰親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

雁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孤獨乃朝以瑞玉有纁

天子負斧戾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四馬卓上九馬隨之莫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靈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集解先謙曰官本禮下無云字引劉攽曰詔曰禮伯父歸靈案帝意欲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即此亦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靈之語本出儀禮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

封伯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曰不名優忠賢也見王莽傳集解先

有前書二字是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

不唱其名集解通鑑胡注四王皆帝諸父故異其禮白虎通云諸父諸兄不名何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然則王者不名之臣不獨蒼旣至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升殿乃拜天子諸父兼諸兄也引人不在于贊拜之位

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曰輦迎至省閣乃下集解惠棟曰省閣入禁中閣門也

蒼曰受恩過禮情不自靈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傳

臨武子之辭也等卑高列序上下曰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

威威儀有差等也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譏見輒興席

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

所措置

淑踏謙讓貌

此非所旨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衰

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

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曰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至八月

飲耐畢

飲耐解見章紀集解沈欽韓曰府經籍志漢時阮倉作列仙圖

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

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曰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

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

戀戀惻然不能言

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

賜乘輿服御珍寶與馬錢布曰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

小黃門侍疾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續漢書云詔遣太醫丞將高手醫視病

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

中傅封上蒼自建武曰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

集解惠棟

曰續漢志云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藝文志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尹敏云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

近鄙別字是

歌詩竝集覽焉

集解惠棟曰樞密志梁東平王蒼集五卷

遣大鴻臚持節

也未知孰是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愴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自請護喪事上以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者乃遣大鴻

臚持節

護喪事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

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

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

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

率循也越違也

傳聞在下

傳音敷敷布也書曰

克慎明德

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靡有所終

數聞在下

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

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

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破

蒙此 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

年

集解惠棟曰

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尙爲任城王餘五人爲列

侯忠立十一年薨

集解洪頤煊曰憲王建初八年薨忠卽以是年薨章帝紀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忠

立僅一年
十字衍

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

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

蒼陵爲陳虎賁鸞輅龍旂曰章顯之祠曰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

哀賜御劔於陵前

陵在今鄆州東峴山南峴音魚委反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無鹽縣有憲王蒼冢碑闕存焉沈

欽韓曰峴山卽危山明統志在東平州北五里今名王陵山

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相曰

蒼敬賢下士

集解官本考證曰時字應從通鑑作府惠棟曰案東觀記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閭延英雄上書表薦桓虞

等虛己禮下與參政事

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

引見於前既感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卽皆擢拜議郎收至齊相

相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爲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爲列侯敞

喪母至孝國相陳珍

集解惠棟曰珍官至司隸校尉見黨錮傳

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

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爲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頌

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爲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詔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

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

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名哲之

所爲歎息嗚呼遠隙曰全忠釋累曰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

然也集解蘇輿曰言憲王去君兄難母后遠就國非其本志所以遠隙釋累耳注意似誤會東海恭王遜而知

廢遜讓也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蔣之辭也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

越采藥太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尙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

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集解沈欽韓曰任城今濟寧州治樊縣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南亢父在濟寧州南五十

里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爲桃鄉侯集解

惠棟曰任城有桃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爲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

聚注云桃鄉也杏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

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

集解惠棟曰宏元初元年爲五官中郎將見李氏家書

奏請廢之

安帝不忍曰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

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

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

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爲參戶亭侯博爲任城王曰奉其祀

杜預注左傳曰

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爲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洪頤煊曰前書地理志勃海郡有參戶縣濁漳水注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恭先封當在此博有孝行喪母

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

立河間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爲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

受禪曰爲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曰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

長平故城

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潁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桑故城在今陳州泰康縣北也集解洪亮吉日汝南無扶桑縣當是扶樂續志扶樂屬陳國錢大昕曰剛本作扶樂沈欽韓曰長平今陳州府西華縣東北十八里新陽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六十里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先謙曰官本桑正作樂

延與姬兄謝弁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眾有司奏請誅延顯宗曰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飭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飭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

然傷心不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
取焉於戲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
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
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干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曰
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
形體非故瞻省懷感曰喜曰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
爲五縣曰阜陵下溼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滁州全椒縣東南有故阜陵城徙都壽春加賜錢
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
一年薨子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冲立二
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爲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
爲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淮王恢嗣集解先謙曰官本淮作懷是延光三年
封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

代兄便親爲勃道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道亭侯便親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

集解惠棟曰歐陽志云治射陽縣

十七年進

爵爲王荆性刻急隱害

隱害謂陰害於人也

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

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曰方底

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緣緋方底

令蒼

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

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

集解沈欽韓曰謂沛王輔前以劉鯉報殺劉恭事繫詔獄也

太后

失職別守北宮

太后郭太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封之於魯

集解何焯曰居邊請爲中山王太后注非

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

集解惠棟

曰沛太后郭氏建武二十八年薨也

洛陽吏曰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

痛甚矣

集解惠棟曰帝紀坐死者數千人

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聞梁松敕

虎賁史曰吏呂便宜見非勿有所拘

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

封侯

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

累息猶憂息也

今天下爭欲思刻

賊王呂求功

集解先謙曰官本此下有宜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而前功二十五字此

脫易於太山破雞子

集解惠棟曰此語未知所出墨子貴義篇是猶以卵披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

可毀也其言有似于此

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

星家及喜事者

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

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

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

行爲不臣今至午是爲經天也

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

天官書曰心前夫星太子之位也

黑爲病赤爲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

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呂求天下事必舉下呂雪除沈沒之恥報

死母之警精誠所加金石爲開

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

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躍作摧

當爲

秋霜無爲檻羊

秋霜肅殺於物
檻羊受制於人

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

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尙爲盜賊欲有所望何

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

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

陛下卽
光武也

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

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
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
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
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

彊得書惶怖卽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曰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

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爲

星者與謀議

集解惠棟曰續志荆與沈涼謀逆葛洪云廣
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

帝聞之

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

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

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

集解

通鑑胡注恐其復謀不軌故不得臣屬吏民惟食國之租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

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

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

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荆子自俞鄉元侯平平生彪

襲封事祖母以孝聞世號仁義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

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呂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

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於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集解劉攽曰光武紀封焉左翊公與右翊相配十

七年進爵爲王焉呂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

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呂虎

賁官騎漢官儀騎王名家官騎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詔賜羽林右騎爲虎賁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爲官騎焉上疏

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

集解蘇輿曰春秋繁露王道篇古者諸侯出疆必具

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定四年左氏

故夾谷之會司馬曰從

殺梁

公會齊侯於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

今五國各官騎百

人稱媿前行

媿音楚角反稱媿猶齊整也行音胡朗反集解惠棟

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

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

遮迺出入稱課促稱促者所以促行徒也

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

弓不空發中必決皆

司馬相如子虛之文

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曰重蕃職

也王其勿辭帝曰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

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

安險屬中山郡集解惠棟

曰案陳龍傳時汝南張郴爲中山相

元和中肅宗復曰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

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

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

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

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集解惠棟曰憲母汎陽公主古人謂甥爲出

故睦

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爲修冢塋

開神道

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集解惠棟曰神道之稱始于西漢黃圖云陽陵門西出神道茂陵神道廣四十

三丈沈欽韓曰水經易水注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其東謂之石虎岡後漢書云中山簡王焉之空也厚其葬採琢郎山石以樹墳塋陵隧碑嵌並出此山有所道二石虎後人因以名岡平夷吏人家墓曰千數作者萬餘人

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

黃腸柏木黃心

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

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

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第十一人爲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

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爲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

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爲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集解錢大昭曰

純云無子

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

集解惠棟曰鄴元云光武今城陽國爲琅邪以封京十

七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

與爲比永平二年曰泰山之蓋南武陽華

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

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集解錢大昕曰

案前志泰山郡有華縣而續志無之今據此傳則永平之世華縣

見在而三國志稱賊霸爲太山人孔宙碑陰亦有題泰山華者

疑華縣在東漢初未嘗并省志偶漏此一縣耳沈欽韓曰南武陽

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

華縣今費縣東北六十里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聞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

西北東牟故城在聞登縣西北也集解沈欽韓曰通志昌陽在登

州萊陽縣東七十里昌山之陽盧鄉在萊陽五年乃就國光烈皇

縣西南四十里東牟在文登縣西北十里后崩帝悉曰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

殿館壁帶皆飾曰金銀

壁帶壁中之橫木也數上詩賦頌德帝嘉

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

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曰華蓋南武陽厚丘

華縣贛榆五縣

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集解錢大昕曰

此事在建初五年攷二志厚丘屬東海據此似又嘗改隸琅邪矣

易東海之開陽臨沂

集解惠棟曰二縣後漢皆屬琅邪肅宗許之

沈欽韓曰開陽在沂州北十五里

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卽巨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

開陽縣屬東海郡故

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集解洪亮吉日開陽此時已屬琅邪注尙云屬東海郡誤

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

封宇第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宇立二

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

子貞王尊嗣

集解錢大昭曰紀尊作遵

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爲鄉侯尊立十

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爲鄉侯據立四十七

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曰邈爲

九江太守封陽都侯

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諡反集解洪亮吉日建武中已有城陽

國屬琅邪此注作屬琅邪爲是

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

操忠誠於帝操曰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

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

尊音祖本反建武曰恭敬尊節鄭玄

注云搏趨也

延既怨詛荆亦歛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

天喪

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集解姜宸英曰無聞指中山天喪指臨淮也臨淮未爲王而薨無子國除故云若中山享國五十

二年矣而注云二王早終名聞未著非也

東平好善辭中委相

集解蘇輿曰言辭本朝棄相位而歸國也朱暉

傳暉遷泰山太守上疏乞留中與此中字義同

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終

後漢書四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二校補

東海恭王彊傳永平元年彊病至及薨集解錢大昭曰王五月戊

寅薨紀作十月戊申誤柳從辰曰木書明帝紀及袁宏紀通鑑皆不誤未知錢氏所謂誤者何紀也

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幃帷官本幃作帷古書通作帷

比陽公主柳從辰曰比讀爲此

彊立十八年柳從辰曰入疑六之譌案此從郭后十七年被廢追數之乃史之誤

降儀從士官本儀作議

沛獻王輔傳善說京氏易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至以周易林占之

柳從辰曰聚珍本東觀記作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尙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與惠引略異案隋書經籍志易林

十六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焦氏爲京房師而前書京房傳儒林傳均不言有易林今所傳焦氏易林無占法又京氏火

珠林有占法無辭莫能辨也本書崔駰傳崔篆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時在建武初未知其術出京氏否

經籍志又有卦林一卷亦未詳所本此條惠引作周易林聚珍本作周易卦林非小異矣

楚王英傳歡喜天恩

恩原謫思錢大昭曰闕本作天恩今據正又官本作大恩與通鑑合

尙淨屠之仁祠

通鑑祠作慈沈銘奏曰仁祠指佛寺唐時慈然權載之詩仁祠訪金碧是也温公以祠爲慈非案漢

以祠佛爲仁祠因以名其立祠之地耳前書陳勝傳又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師古注祠神祠也是漢以祠地爲祠之證特就

詔書言言祠非言地

呂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注桑門卽沙門

沈銘奏曰瑞應經沙門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

欲也北史盧光傳光崇信佛道嘗從周文獵于樓臺山帝遣指山上謂羣臣曰公等有所見否皆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

浮圖掘地得瓦鉢錫杖帝稱歎因立祠焉

懷用悼灼

柳從辰曰悼傷也灼驚也傷其罹法而驚也案吳志周助傳助懷憂震灼此灼則驚之義至蔡邕疏憂怖焦灼

及本書劉陶傳心灼內熱則又憂心如焚之義

加王赤綬羽蓋華藻注續漢輿服志曰

至金華藻案續志藻作蚤蚤本通爪爪又

通璠本謂車蓋上珮飾絲藻故又可作藻也前書王莽傳金璠羽葆師古注璠讀曰爪謂蓋弓頭爲爪形張衡東京賦葩爪於織曲莖辟絲注葩爪悉以金作華形蔡邕獨斷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與璠同顏注之爲爪形卽辟注之作華形耳張衡思

元賦昭錄漢與瑯球舊注藻華
藻也是藻與華亦連文通訓

濟南安王康傳封康子德爲東武城侯注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

州武城縣是

今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里

招來州郡姦猾

柳從辰曰袁紀康使中郎將張陽董臣招來州郡姦猾

漁陽顏忠劉子產等

案康事不見明紀未知在楚獄前抑在後也 諸楚驍騎當已

見誅而漁陽顏忠乃英

民無稱焉注人無德而稱焉

官本注人改民

立五十九年薨

案康薨於永元九年見和紀上溯建武十五年立年適符光武十王中享國爲最久矣

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爲列侯

官本作十一年

東平憲王蒼傳要帶十圍

錢大昭曰圍本十作八

拜爲驃騎將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明帝詔云至其以蒼爲驃

騎將軍

案此詔見本書明紀別引誤也

况臣居宰相之位

至

辱汗輔將之位

案前世丞相稱宰相自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於是大司徒

徒亦卽爲宰相平當爲丞相平晏爲大司徒而前書當傳謂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是矣中興不復置相故司徒仍有宰相之稱見本書伏湛傳雙等傳蒼不官司司徒乃自謂居宰相之位者蓋由明帝卽位以鄧禹與蒼同輔政本沿前世孝惠孝文置

左右丞相故事也又前世衛青爲大將軍而霍去病以驍騎將軍爲之輔大將軍爲大將則驍騎將軍爲輔將

伏軾而吟集解韋昭云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案章說見史記淮陰侯傳惠不引鄧生伏

軾而引莊子猶未能通漢制也前書蒯通傳作軾生一土伏軾卽用史記語而鄧食其傳亦作憑軾師古注云軾車前橫板陸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蓋漢世安車坐乘於兩較間施板而坐憑之非復古車制昭漢末人見而知之左思魏都賦憑軾揮馬劉淵林注云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皆不用古說非板不言覆非坐乘亦無膝可覆又其證矣

快然意解

錢大昭曰快通鑑作快注云快然猶廓然也

近令從宦古霸注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

錢大昭曰鄧傳有長沙孝子

古初廣韻云蜀志有廣漢功曹古牧案廣韻所引尚有北魏古弼錢氏不取者以北魏姓多後改也

今魯國孔氏注孔子廟在曲阜城中

官本注曲阜上有魯字

禮云伯父歸寧乃國注侯氏再拜稽首而出官本注末有也字

跼蹠無所措置注跼蹠謙讓貌官本注未有也字案蹠蹠見論語

檄改訓謙讓貌蓋誤以此言爲屬帝實則蒼豈敢謂帝無所措置仍自言也訓爲謙讓與訓爲恭敬皆於上文惶怖戰慄誠不自安下文無所措置意不相應惟廣

雅釋訓云跼蹠畏敬也是爲近之

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案后紀云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瑛

女封縣公主而此傳又言獨封蒼五女豈后紀有誤耶

輿馬錢布柳從辰曰東觀記輿馬作牽馬

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錢大昭曰紀作辛卯

夙夜兢兢案兢兢各本同與嬾嬾通詩閔予小子嬾嬾在疚前書匡衡傳引作兢兢是其證楚辭九章魂識路之兢兢張

衡思元賦何孤行之兢兢其字相承从几雖與从孔之兢兢同爲從省聲音義初無差別而自唐以來字書皆兩收之後人多

妄改古書乃有兢兢矣

于凱嗣立四十一年官本四作二

爲吳太伯注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越采藥

太王沒而不反

上太王原注誤太爲文依下太王正官本不誤因適吳越采藥官本注適作過亦誤

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爲參戶亭侯博爲任城王曰奉其祀集解

劉份曰案文多一爲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

案河間孝王名開不

名恭見章帝八王傳桓紀亦云延熹四年夏四月甲寅封河間王開子博爲任城王又樂成靖王傳復立濟北惠王子恭爲樂成王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蓋謹以易名諸王既稱謹卽不必定著其名恭爲二字皆屬誤衍所多不止一爲字也

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爲任城王

案貞王名建靈紀及河間孝王傳皆

同此作
遜亦誤

廣陵思王荆傳夫黑爲病赤爲兵

官本夫作天

中山簡王焉傳大爲修冢塋開神道注建石柱以爲標

官本注標譌標

琅邪孝王京傳殿館壁帶

壁原譌从玉注皆从土不誤已據正官本文注皆譌从玉

永初元年封壽第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

案文立上
脫壽字